



尘事
沙番

一本家庭日记账

整理抽屉,偶然翻出一本三十年前的家庭日记账。

账本是父亲的,从1986年1月1日开始记录,一直写到1999年12月10日。1999年年末,父亲年逾五十,突遭职场变故,愁肠百结,遂不复记。

摘录1986年4月的记录。

4月5日,买甘蔗种8.85元;秧种1元。

4月7日,买肉菜5元。

4月12日,萧山买鞋、书包等38元。

4月15日,领本月工资66元,扣借款10元;付春节优待肉款5.12元。

4月16日,买甘蔗种、芋芋种3元;侄女婚,礼10元。

4月20日,买磷肥及烟等10元。

4月23日,买碳肥一包9.50元;购大米50斤,11.05元。

4月28日,买肉菜5元。

4月30日,买番薯苗400株,1.80元。

在我的记忆里,1986年时父母亦工亦农,白日上班,下班种田。我和妹妹的中饭常常是早晨留下的稀粥。那时村办小学离家很近,放学铃声一响,我和妹妹只要花三分钟就能从学校跑回家里。热烘烘的身体正好吃冰凉的稀粥,扒拉三五下,稀粥入肚,我和妹妹又跑回学校,那些慢吞吞的同学还没回家

吃饭呢,这让我们非常自得。

有个别的几天没有剩下的稀粥,我们就四处游荡,这让大伯非常不满,常常一边面朝天呵斥他的弟弟不管小孩,一边吩咐大妈添两双筷子。妹妹毕竟小些,一边扑闪着眼睛看着我,一边不由自主地挪到饭桌旁。

时至今日,母亲偶尔提到这段往事时还依稀有些愧疚,虽然我们毫不在意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,父亲那时候是怎么生活的,他壮年时梦想的远方在哪里。

看到这本现金日记账的时候,我有些诧异,父亲的文字微而显,志而晦,婉而成章,颇有几分古人的风采。我知道,父亲小学尚未毕业就务农了,后来当兵去了上海,退伍回来的时候,带回几麻袋的语录和剪报。小时候家里没书看,我就常常翻那些剪报。剪报的内容都是有关朝鲜战事的,譬如一位炊事兵拿扁担冒充长枪俘虏了十几个敌人,精于伪装的狙击手打得敌人每天只能从地堡扔出排泄物……这些文字充满了无敌的英雄气概,以至我后来学习课文《最可爱的人》时,固执地以为,那些作者比魏巍写得更为有趣。

几本剪报应该花费了父亲好几年的心血,或者说,承载了他军人的梦想。但他终究脱下了军装,回到沙地,恢复了农民的身份,生儿养女。

农民从土里刨食,不过沙地本是钱塘江的泥沙淤积而成,咸而瘠。“庄稼一枝花,全靠肥当家”,上世纪七十年代沙地人到城市的公厕掏粪,不仅白干,还要找门路托关系。1986年4月,父亲买种子、秧苗、化肥一共花了34.15元,占了收入的一半。可即便汗流满面,还糊不住嘴巴,于是当月买了50斤大米,0.221元一斤,花了收入的六分之一。

父亲那个只买了两回菜,而且都是肉菜,蔬菜想必是靠自己种地解决的。但无论怎么省钱,4月父亲支出了103.2元,收入66元,亏空37.2元。填这个窟窿,需要母亲的工资、将来卖粮卖兔毛卖猪的收入。日子,就在寅吃卯粮中过去。

只是落在穷困中的乡亲们,哪里可以存放你们的热血和理想?听母亲说,那时候,村里有不少男人晚上挑花边,握铁耙的大手拈着绣花针,飞针走线,挑得比女人还快,一个晚上挑一张花边,挣五六毛钱。

父亲啊,你壮年的梦想在哪里?

1986年4月12日,父亲去萧山城买了书包,我现在对这只书包毫无印象,但我确切地知道,1986年上半年,堂姐初中尚未毕业,就辍学、挣钱、养家了。

三十年后,我看到这些记录时,默默地叹了一口气。



我们总以为时间是线性的,其实不是

西湖有散客

插图 叶露盈

更多精彩文字详见杭报在线@西湖频道
(<http://westlake-hzrb.hangzhou.com.cn/>)
欢迎来稿E-mail:xihusanke@126.com



走神
石声

走失的袜子

朋友说,任何事情发生在我身上都有可能。这不,起床时一只灰色的卡布龙袜子又失踪了,就在方圆几平方米范围内,竟搜寻不到。只好光脚,拎上那只形只影单的,走到楼下,想从存放旧袜的盒子里另找一只匹配的。我像妇人在菜场选茄子似的,一只只地挑,却没有发现有完全一样落单的袜子。

我把盒子丢了,一只一只丢。经常会发现少一只,先是从地板、沙发、床底找,甚至跑到隔壁,电脑桌、抽斗、阳台都搜寻一遍。找不到旧人,只好把剩下的单只也扔在盒子里,想下次再丢失时,就能配对呢。

我把盒子倒了出来,一大堆,全是单的。就如一个个分手后孤影子吊的无助人儿。但分手多了,总要再找相识的,当境况逼你一定要结对子才能出门时,心一横,在盒子里找个相似的也好,说不定还有重温旧梦的意思。

可一生中——如果我的人生就到此,却再没有发现,也罕有找到失踪的对象。也就是说,我的卧室就是南印度洋,那只袜子像马航MH370,永远地消失了。问题是,我的印度洋上,袜子比马航MH370体积大得多,不仅是一只,至少有三十余只。几次翻箱倒柜的家庭大扫除,就如把大洋的海水抽干了,竟也没扫出一只。真是令人觉得蹊跷诡异。

我好丢东西,但穿在脚上的袜子毕竟不是手上的钥匙,而且失踪事件总是发生在屋内,大多数发生在卧室,跑不到哪里去。物质不灭,袜子总是在屋内某个角落,就如马航MH370在大洋底某处安静地躺着。

去商店买袜子,总盘算买与先前相同颜色和质地的,且一打

一打地买,皆是打算在一只失联时,仍能比翼成双。但如同重娶或再嫁一样,新的袜子总与原来的相貌和感觉不同,且丢失后极少能重拾旧好,于是,盒子里的孤家寡人就越来越多。

落单的袜子有卡夫龙的也有尼龙的,灰蓝绿棕,深浅不同,我依次摆放在床上,说不上颜色绚烂,但也足以展示我失联的记忆。我想,另外的“配偶”究竟去哪里?

我是个节俭的人,当然,现在说节俭不大好意思,它似乎成了吝啬的同义词。有时出门,找个相似的凑着,原配没有了,算是临时夫妻,也比光脚好,冷暖自知。有裤脚拖着,再小步缓行,一天下来,也能应付世人眼球。

可尴尬还是发生了。多年前的一个春节,我去看望道兴老师,聊到兴趣所致,如同《本能》中的莎朗斯通一般,抬腿交叉,裸露双腿。忽然发现,裤脚早已拉起,脚腕一白一蓝的特别醒目。道兴老师以为我先锋,瞄了一眼赞扬起来,说人就应该有个性。

我甚是羞愧,赶紧挪下,一只脚躲到另一只脚的背后,双腿弯曲到椅子下面,不再移动。告别时行梅步踏碎步,下楼一出门赶紧把袜子脱了,扔到树丛。如此,再去拜访人家,进门瞬间,如果忽然想起穿着颜色相异的袜子,或不入门,或不脱鞋。

不过,放到现在,颜色相间,想来也是一种时尚穿法。不久前在杭城的一家小酒吧,看到有女子胸罩套外,内裤也外穿,不会是无意中穿错吧。

用袜子擦皮鞋挺好,沾一点鞋油套着刷子擦,效果极佳。一只袜子用上半辈子也擦不破,盒子里的袜子即使不增加的话,也可用上数千年。



看见
王群力

功夫

功夫是中国文化的迷人之处。那天早晨,一大帮“歪果”小孩在湖滨练习武术,就是一个海外旅行团在杭州的节目。导游指挥教练,教练辅导孩子。“小歪果仁”练得很认真。忽然听到边上有个人,说着一口贵州或者云南话:把中国功夫都教给“歪果仁”了。



医生手记
爱玛胡

姐姐

他是个木匠,肺炎入院。常规验血发现,他得了艾滋。

我们不敢怠慢,立刻找到家属——他的姐姐:“你弟弟,可能是艾滋。你们需要转院,我给你开转院通知单。”

她问:“可能是什么意思?还可能不是吗?”

我一愣:“哦,那应该没可能了。我们查的应该就是准确的,但是关于艾滋确诊,国家是有规定的。你们必须去中南医院确诊,我们没有这个资质。”

她是个长得很严肃的人,此刻眼睛像熄了火一样黯下去,很快又直起腰板,打点精神问:“那我们,现在该怎么办?”

我说:“我会给你叫120,具体治疗你要问中南医院的大夫。”

她迟疑了一下,问:“这个……确实治不好,是吗?”

我也迟疑了一下:“很多病都治不好的。糖尿病、高血压,都治不好,但控制得好,跟好人一样。”

“那家属要注意什么?”

我说:“具体措施你也可以问中南的大夫。不过日常生活是不传染的。”

她听了,庄重地点点头。

我心里嘀咕:怎么表现得这么镇定?她看上去不太像知识分子或者医务工作者。可能这些年,国家关于艾滋的宣传还是很得力

的,大部分人有常识吧。

而且,她怎么一点儿奇怪的样子都没有?好像心里有数。估计,她对弟弟的生活是有了解的。也许对这一天,她早有心理预期。

但我还是很佩服她:没有惊慌,没有哭天抢地,没有吓得要死要活。她默默地接受下来,而且已经做好应战的准备。没错,就是“应战”,面对任何疾病,都是一场战役。

和她比起来,倒是120的随车医生太丢脸了。他一听说是艾滋,立刻“吓”一声,赶紧跟我们的护士要口罩。我笑他:“艾滋不通过呼吸道传染。”

他一边戴口罩一边说:“有备无患,求个心理安慰嘛。”

治污水、防洪水、排涝水、保供水、抓节水

全方位破解城市发展的水问题

构建“水清岸绿、人水和谐”的宜居环境,需要你我马上行动!

讲文明 树新风



杭州日报 “五水共治”公益广告